



忠州街道独珠村,地处长江北岸,是忠县城东一村庄,面积为4平方公里,三面环水,地势东低西高,半岛丘陵,孕育着景象万千。

独珠村东西长约3.5千米,南北最窄处约0.6千米,最宽处约1.8千米,最高处331米。远眺、俯视,它宛如一只长臂伸向长江中心,有隔断江之势,前端椭圆临水,中端细窄如梗,后端连着东堡寨、公家山(也叫龚家山),最低处与江水相亲,有如龟之头项,亦似线之连珠。一个修长半岛,与相邻的江中全岛皇华城、南岸半岛鸡公嘴遥相呼应,山迂水回,水环山绕,犹如一幅太极图案,呈现天地之间。

独特地形,秀美山水,令人称奇遐想。据传说,它与峨眉山某个山脉相连,与牛头山母猪洞相通,与方斗山之岩口相对……歌谣里,“千里一线吊独珠,落到水里影无踪”“千里来龙吊独珠,八族落户求腾图,有人若葬真福地,十个贵人九个督(都督,做官之意)”“你想挖山改水道,叫你妄想办不到(东堡寨附近有个山口曰挖断山)”。

独珠素描

□江中心

传得云里雾里,说得似明非明,让这里平添神秘,诱人神往!

独珠?独珠?孰是孰非?访故寻缘,原来它有着一串的名字:独珠,独珠,独珠,独珠嘴,独珠子,独珠山……各有取意,皆有缘由。独珠,独珠嘴,是说山嘴似一蜘蛛(来自《忠县地名大全》),印证了歌谣“吊独珠”。独珠子,以其地理形态的俗称,附近的、包括县城的好多人如此叫它。独珠,是一度时期“珠、株”不分的混用,第二次地名普查列表中还用了一个“独株”。独珠、独珠嘴、独珠山,《忠县地名大全》说是“独珠”的演绎雅化。何时雅化?清朝道光年间《忠州志》载:“独珠滩,在州东三十里,独珠山下,乱石林立,如遇水涨,怒涛惊涛,百夫难挽,大水险”。由此可证,官方称呼为“独珠”,已有200年以上历史了。

独珠这方山水,陆上可耕种、水里可捕捞,应该是文明孕育得很早的地方。特别是“湖广填川”时期,来了“杨夏雷张朱周李黎”八姓家族,扎根繁衍,形成九大房、夏家院子、李家湾、坳上等聚居院落,留下王爷庙、水口寺、上庙、下庙、东堡寨、吴家祠堂等文化古迹,兴办私塾、学堂、学校、幼儿园、文化站,组建保甲、大队、村组、公司、合作社,鼎盛时期2400多人。

独珠这个名号,颇受青睐,也很“坚韧”。先人们来到这里,就爱上了它。世代打拼,坚守了这方乡土,营造了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浓厚氛围,应该是他们叫成了“独珠(株)”。

时代变迁,区划调整,建制更迭,有的村名、地名没了,独珠却深受各级、各界喜欢,岿然不动。刚编门牌号时,有人把“独珠”写成“独株”,本村干部强烈发声:殊殊迥异,不可随意,独珠,守住了它珍贵的涵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忠县城市规划了个“独珠组团”,从公家山、东堡寨到独珠嘴,三方亲水建城建街。后来规划虽然变化,但一个龟状的“独珠组团”蓝图登上厅堂、挂上了墙(挂历),

广泛认知十多年,给那一代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前两年,有人说要在独珠建座“忠魂城”,复制中华历朝历代的经典,让天下人都来这里朝拜“忠之魂脉”。项目经官方备案,专家设计成了图,虽然因故搁置,但其设想炫人眼目、引人憧憬。

形胜之地,不会久藏闺阁,终会大展风采。近年来,我县在独珠村规划打造“独珠江村”,立足独珠半岛自然资源禀赋,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挖掘利用传统农耕渔业文化,打造“村临江、田见方、路沿渠、树成林”的诗意山水田园,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

(作者系忠县退休干部)



图片由记者余鸿提供



南昌·四块玉·美丽独珠村

□张精龙

天降湖,汀生物,万里长江绚明珠,千年岛屿集财阜。光照足,水分诸,地力储。麦稻菽,瓜桃李,雨顺风调祖先舒,衣丰食美居民富。凤凰舞,鸡雄呼,豚兔贾。油路敷,光波布,户户豪车畅川途,家家网络通邮路。堡寨古,别墅殊,欢乐曲。看骏图,观标物,半岛江村九州殊,三峡盆景环球慕。生态扶,产业突,百姓福。

(作者系忠县忠州街道居民)

独珠秋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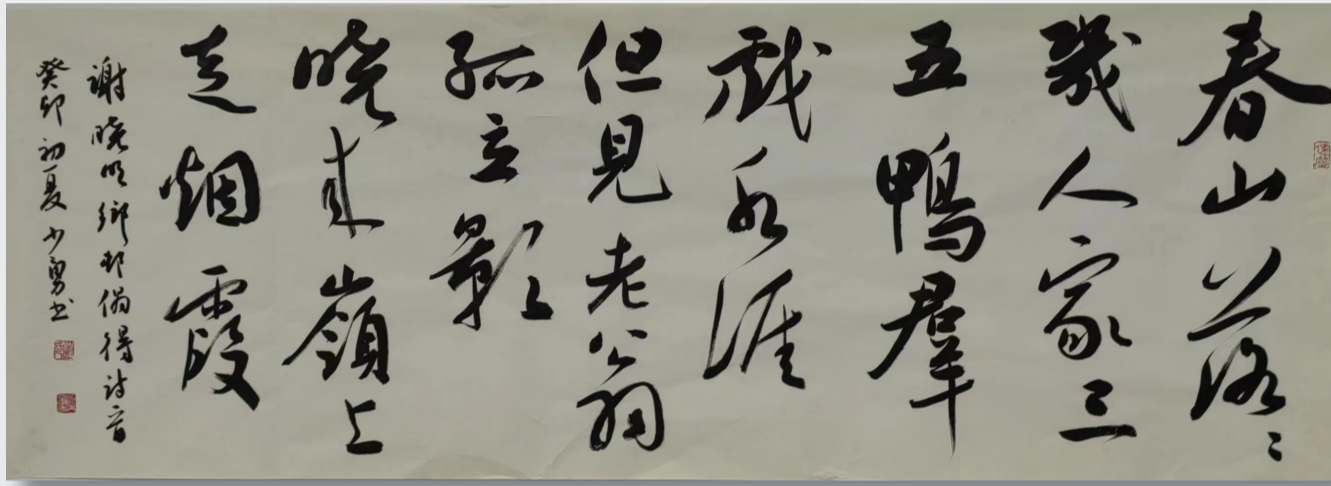
□成守敏

立秋应喜日微凉,十里斑斓如画廊。西岭葱茏林木秀,东园隐映黍粱黄。家家高唱流行曲,户户和歌似往常。蛙跳蝉鸣如韵语,等来丰稔备储粮。(作者单位:忠县农业农村委)

沁园春·忠州

□刘明文

临江忠州,人文荟萃,江山多娇。看长江两岸,青峰碧翠,山河锦绣,美景如潮。天子清灵,翠屏如画,坐观江风浪涌涛。待春至,拥风光遍洒,无限妖娆。临江忠义双骄,传千古精神永不凋。赞严颜老将,忠臣豪迈,将军曼子,气贯云霄。梁玉红妆,勤王千里,无数须眉尽折腰。俱往矣,有忠州儿女,尽显英豪。(作者系忠县忠州街道居民)



春山落落几人家,三五鸭群戏水涯。但见老翁孤立影,晚来岭上走烟霞。(作者系忠县忠州街道居民)

书法作品展示

□彭少勇

洪武十二年 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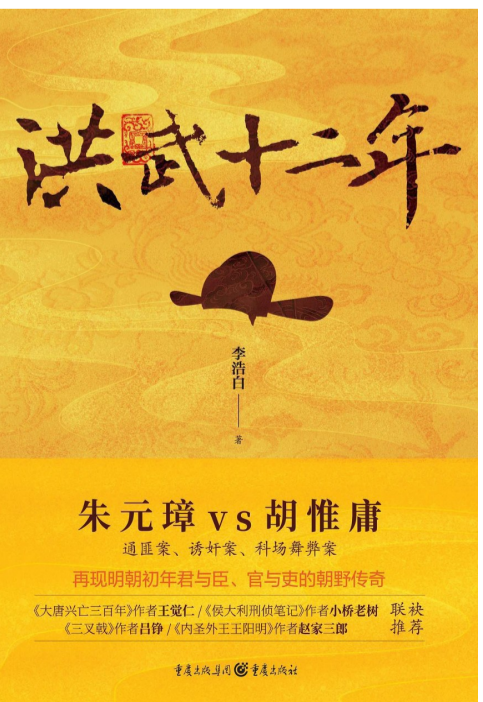
□李浩白

魏志明拿眼瞪着宋紫荷,板着脸孔冷然讲道:“宋紫荷——就是这几位苏州商户型报你父亲当年捐给了张士诚三十万两饷银的!他们就是你父亲当年附逆作乱的目击证人!徐立诚、吴进祥、沈贯山你们自己说不是啊?”

“魏大人讲得一点儿没错。”徐立诚第一个站出来谄笑而道,“当年张士诚这逆匪与本朝天军负隅顽抗、弹尽粮绝之时,那个宋明德居然为了在张匪面前争功邀宠,于是主动捐上三十万两饷银,帮助张匪继续逆天而行……”

“对对对!”吴进祥也跟着连声说道:“吴某那日亲眼看到是宋明德亲自押着那装了十几箱饷银的三四辆大马车连夜给张匪营送去的……”

宋紫荷听得这二人竟是如此信口雌黄、



诬陷自己的父亲,不禁气得浑身发抖。她声音急颤颤地说道:“你……你们血口喷人!当年我爹被迫交出的三十万两饷银,完全是张士诚手下的将士们闯进我们宋府里抢劫而去的……”

听着她微微发颤、带着哭腔的声音,道衍的面色凝重之极。他缓缓讲道:“宋姑娘,张匪部下来你们府中抢劫银两,当时可有下人仆役耳闻目睹?”

宋紫荷切切而道:“魏大人、姚师傅,不仅仅我府中下人尽皆知,当日他们闹得动静不小,就连我们的街坊邻居也知道不少……”道衍立刻转身向魏志明说道:“府君大人,请容许贫僧建议暂时休庭。贫僧立即去请来宋氏的街坊邻居出庭作证。”

“你想休庭就休庭?”魏志明一声冷笑:“来人,把这宋氏女犯拉下堂去用刑,看她到底招还是不招!”

“大人且慢!”道衍一声大喝脱口而出。“道衍师傅,你虽是僧录司在籍僧人,但恐怕也不能在公堂之上妄图阻挠本座严格执法吧?”魏志明脸色一青,语气变得尖利如矢。

道衍悠悠言道:“大人断案执法势若雷霆,贫僧佩服,也无意阻挠。不过,贫僧在此有一件事情要提醒你:这宋姑娘昨夜已经请人向前来浙西一带‘观风巡检’的左御史大夫汪广洋大人呈递了一份诉冤状纸过去……依汪大人清正廉明,他决不会坐视不理。只怕再过一两刻钟,他就会驾临此处了。大人若在此时将宋姑娘打伤打残,到汪大人面前恐怕不好交待罢?”

“什……什么?你居然把这个案子插到了御史台汪大夫那里?”魏志明如同被蜂针刺了一下般直跳而起,“你……你……释道衍!你们好生刁滑!”

沈贯山、徐立诚、吴进祥等人亦是脸色大变,面面相觑。

但魏志明又马上眼珠一转,阴笑着坐了下来:“本座险些上了你这‘虚张声势’之当

了!浙西一城幅员不小,有镇江、常州、无锡、嘉兴等州府,你们能到哪里去投递状纸?总不成是挨州挨县去向汪大夫的大驾行踪吧?本座不会一直空等汪大人驾临的……毕竟‘通匪’之案拖延不得!来人啊——”

“魏大人,宋姑娘请的人是往无锡府赶去了。”道衍的声调来得十分清劲有力,“以魏大人之精敏耳目,此刻汪大夫究竟身在何地,您恐怕应是心中有数吧?”

魏志明这一下才是真的呆若木鸡了!他慌忙回过神来,忍住怒气思考着对策,越想越是吃惊:汪广洋近日来浙西一城观风巡检,本是邸报传出的,但他的行踪路线却为朝廷的机密消息——他们几个外方之人怎么知道如此清楚?这太蹊跷了!而且,这周应泰和道衍竟还如此之深地介入了这场案狱之中……难道他俩名为僧道,实际上却是那个传说中的神秘有司的便衣细作?一念及此,魏志明不由得呼吸骤紧,瞪大了眼睛。他挥了挥手,招来师爷,附耳吩咐道:“快去请小侯爷来!”

“好啦!汪老伯也没什么可怕的!”就在此刻,一个有些阴阳怪气的声音忽地响了起来,“平东将军是侯爵,他汪广洋只是一个伯爵!有什么可怕的?魏知府,你怎么该审就怎么审!我平东行营的人在这里给你撑场面壮胆气了!”

随着这话声,一个身穿锦袍的青年武士从衙堂上那座照壁后面的幕厅里傲然大步而出。他生得鹰眼猴腮,满面尽是纨绔之气。一队亲兵手按刀鞘,在他身前身后护持着。

宋紫荷抬眼一瞥,不禁心头狂震,脸色一下变得惨白——这青年武士赫然正是陆冲亨之子陆飞!

“紫荷姑娘,你没想到吧?”陆飞带着一脸的淫笑,背后双手慢慢踱到宋紫荷的身畔,慢悠悠地说道,“你我终究又见面了!呵呵呵……而且,从今往后,你想再不见我都难……”

宋紫荷恨恨地睨视着他,身子却往道衍那边缩了缩。陆飞说得兴起,伸手就要来摸宋紫荷的下巴——却见道衍低啸一声,横身一挡,阻住了他:“这位公子言语轻薄、举止不端,还请自重!”

陆飞看也不看,骂了一声,就是重重地一巴掌甩了过去:“你个病秧秧的瘦竹竿,也敢管你家小爷的闲事?”

然而,就在这一瞬间,周应泰似电光石火般一步跨到,将他这一巴掌轻轻拂开:“君子动口不动手——陆小侯爷,贫道这厢有礼了。”

陆飞一巴掌莫名其妙地甩了个空,嘴里“咦”了一声,正欲发作,那边魏志明赶快过来劝道:“小侯爷,他们是灵应观和寒山寺的人,和陈宁大人有些关系……这位青阳子周道长也是苏州府数一数二的玄门高手……”

“哦?既然是和陈宁大人有关系的人,那为什么还和我们过不去?”陆飞吼了起来,“陈宁见了我家爹,也是要弯腰作揖的!”

道衍单掌当胸一立:“宋姑娘已经请了贫僧为她做‘缩衣讼师’——贫僧于公堂之上,自当为她宋家据理力争!”

“据理力争?你一个个小小的破庙争得我平东行营吗?”陆飞尖笑一声,“不要挣断了你的小胳膊小腿儿!”

道衍并不作答,只是缓缓念道:“宝剑值千金,曾将托生死。不知燕赵间,何人是知己?”

他这缓缓念来,竟似乎挟有铿锵震耳的金石之音,令陆飞心头一凛,感到对方全身上下杀气四溢,不由得慌忙倒退了几步,闪入亲兵队中,才色厉内荏地叫道:“你……你想怎样?你……你还想行刺小爷?”

魏志明挡在他们中间,双手环拱了一圈:“诸位,还是让本座把宋氏通匪之案审下去吧……”

道衍和陆飞都默而不语,算是同意了他说

自从陆飞出现之后,魏志明心中已是有了恃无恐。他像恶鬼一下又还了阳般戾气暴盛,坐回公案之后,“啪”地一响拍了拍惊堂木:“来人啊——给宋氏女犯上刑!”

“慢!”道衍和陆飞几乎是同时喊出声来。他俩都诧异莫名地对视了一眼。然后,陆飞抢先向魏志明喝道:“魏知府,你还是要多存一点儿怜香惜玉的心思嘛!天之尤物,岂可轻伤?这么娇滴滴、美艳艳的姑娘,你也下得去狠手?”

“好好好!小侯爷你提醒得对!宋紫荷,你口口声声说你父亲不是捐饷附逆的张匪余孽……”魏志明把手往下一挥,“来人啊!拿来宋明德自己摺了指印的供状来,给她瞧一瞧!看她有何话说?”

他的师爷急忙从一旁的书记桌上捧起一叠纸卷,递到了宋紫荷眼前。

宋紫荷有些茫然地往那血迹斑斑的纸张上看去,细细一览之下,顿时大吃一惊,双手掩面,哀哀哭道:“不……不……这不是真的!我爹怎么会无故承认自己是张匪逆党?你……你们一定是屈打成招……我……我要见我父亲……”

魏志明冷森森地说道:“这是你父亲自己写的供状、自己摺的指印,你认为是我们作伪得来的吗?”

道衍上前将宋明德的供状看了一番,沉沉而道:“既然没有作伪,就请府君大人把宋明德老施主发上堂来,由贫僧和宋姑娘亲自对簿一下,如何?”

魏志明听罢,盯了道衍许久,才强忍怒意,佯装温和而道:“道衍师傅,你素有明慧机智之名,今日事已至此,何必再苦苦执着?您的‘缩衣讼师’之责已毕,何必为一件红尘小案而乱了清静呢?小侯爷这边,本府可以保证他们不会与您计较——青阳子道长,您最是清通圆融的,也帮本座劝一劝道衍师傅吧!”

(未完待续)